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二

序類

送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君元克序

皇帝臨御之五年天誘 聖衷權奸伏法於是綱維振肅而治化更新中外臣僚黜陟進退一付之廷議無所倚大臣司用人之柄者衡持鑑拂式克欽承一惟才且賢者是崇是奬無所私蓋前此地限朋分之黨掃除漸盡而僻遠孤立清脩自守之士往往見用於時而得行其志矣元克出吾江右其身若不勝衣其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所守叙在西南萬里外五六

季來無消問與知舊通中朝權貴人無有識元充面目者以故事例之守之遷必滿三考吾意元充在叙亦必九年而後遷也頃銓曹剡薦方岳而元充為在薦中詔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職專廵海忽元充自叙奏課來京師吾又意元充之來亦豈謂遂有此擢哉夫以元充之孤立自守宜無知而薦之者矣然古人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元充始主南京屯田事能除倉庾出納之蠹均竹木抽分之利則都憲華亭張公知之遷北部在營繕虞衡督脩神木廠能取中官所受緡錢以給公用溢事盈甲廠能節其饒廪不靡

[illegible]於私役之匠則尚書淳安徐公知之為都水巡浙南河道能根究脩隄之費以安重湖區畫椿草不使積於無用則督漕安成張公知之而況守於民近宜民之心民必謳而歌之謳而歌之者服久則洋洋乎達於用人者之耳然則元充之受知而膺薦奚足異耶大抵濟天下之事患於無才有才矣患無誠以將之晉元充之才猶可企及獨其一念之誠有過人者故雖不務為赫赫之名然所在利興害寢誠立而名自隨之非倖致也元充向為郎署為郡守即有所行猶或置於其長而不得盡展其才今奉璽書而往蒞

一方有遂事之權利害行罷惟其宜而無所顧則其績効將日益以着而人之知之將日益以衆上之用之將日益以大矣予元充之同年進士也於其行誼不可以無贈於是乎書

送徽州府知府熊君世芳序

世芳予同鄉也弘治己未予同考禮部試得其文讀之喜其疏暢雅純不務為怪奇鉤棘之詞而理明意足如菽粟布帛適於世用而人自不能厭於是聘予雖未嘗識其為人然因其文而占之知世芳乎曰必端人正士無疑也既而熟察世芳之言論舉止見其

[illegible]讌謔無毫髮浮誕誇毗之習而其在家庭鄉黨
[illegible]率以孝弟忠信稱譽之良金美玉人無不珍愛而
與處之者予乃以知言自賀於是時猶未識其為政
然曰其人而古之知世芳異日必名卿才大夫無疑
也世芳拜大理寺評事歷寺副寺正職在審刑刑
部及都察院所訊鞫輕重罪囚必稽於律例無錙銖
不合乃已其天資明決事至迎刃輒解而中存平恕
又惟恐有秉欽恤之仁西曹僚友多心服世芳以為
不可及獄之難聽者或就質焉諸卿佐皆老法吏亦
相與嘆賞世芳不容口逆瑾專政時專尚苛刻吏畏

禍不免煅煉迎合而世芳於奏當之辭輒援經比以請因而開釋者甚多瑾之伏法也下法司覈實其招承議擬諸文字以委世芳累數千百言一夕而辦情罪纖悉不遺衆益能之是世芳之所負挾信可以為名卿才大夫即使居栢臺棘寺之佐宜無難矣竊一郡於世芳何甚貴焉獲以數鈞之任耶雖然漢世公卿必歷試以民事安知用人者不姑以試世芳為公卿之地耶或謂徽為東南劇郡志稱其俗桀豪健民性剛喜鬬宜用推徐惠文以彈治之世芳存心厚而持法平或與其俗戾則何如耶予曰予亦知黄霸之

事手當霍光之世方以刑罰痛繩臣下俗吏爭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及宣帝之立知百姓苦吏急也召霸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其後更守潁川潁川之俗雅好爭訟分異而霸守寬不變力行教化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無重罪因豐年屢慼鳳凰集焉於是　天子下詔稱揚加金爵之賞漢世言循吏者以霸為首至於今稱之不衰信矣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然則世芳之所尚正與霸同句歲間有以治行第一聞於東南者非世芳其誰歟子無為世芳慮世芳行文選謝君應祥率

鄉之縉紳徵予言為贈予因書此贈之

送九江府知府李君時仲序

李君時仲初為户部司務值延綏有警軍餉弗繼例遣郎吏輸金往給之當行者以事辭時仲毅然請代不以勞悴其後大同有警又繼往焉於是能聲藹然太宰鈞陽馬公謂銓曹首領視諸司為重因更時仲為吏部司務時仲感公之知益自淬勵共才諳拘於職守雖無所將而持身撫行終始不渝考績一再皆得剛直勤慎之褒予時在翰林無吏責固已知時仲而心重之矣既而出佐部政樹仲亦來為稽勳員外

[illegible]祠主客郎中二三秊間見時仲孜孜政務夙
夜在公有所謀處不為阿徇信剛直勤慎之褒非虛
得也予素迂且鈍頃蒙詔恩擢居此地方賴時仲并
相與左右贊襄幸無曠瘝之譏萬一可逭當群吏述職
之後予知維揚大郡當以郎署資深者補之蓋嘗言
於太宰遂菴楊公欲留時仲以自助而時仲竟把一
麾往九江予何能無介然於懷耶雖然古有守穎川
而京師并蒙其福者今九江得賢守吾信與之密邇
庸詎知不蒙九里之潤予私心固已快然矣而況饒
撫之間所在盜起蔓未易圖上厪宵旰之慮方命大

臣自他省徵兵越數千里而征之應援供億必及於隣境行齎居送閭井騷然緩之則廢事急之則勞人於是時也非得良有司為之斟酌損益區畫得宜則不惟重困吾民而事亦未必有濟九江固饒之隣境也而守得特仲吾又安能不欿然而喜耶夫世之為吏者常患無剛果强直之操內焉則不能自勝其貪慾之私外焉則不能裁斷乎艱大之務下焉則或脇於豪右上焉則或怵於威權如是而欲立乎其位難矣既剛且直矣而或非勤則政體雖若可觀而於庶務之綜理未必極其周詳風裁雖若可畏而於閭

閭之憂澤未必極其浹洽既剛且直月動入人怨慎吾恐暮夜之餽謝且以為無知文字之塗擦日月之遷改且以為無害恃才自用而謗議隨之此古今良吏之所以為難得也今時仲既素有剛直勤慎之譽矣於九江乎何有惟不急以止孰能杞其所進之塗而限其所至耶時仲行其同僚請文為贈予因書此贈之

費亨父字序

先師禮部右侍郎補菴公有子五人其名類從行部亨父初名衛蓋限於行部之隘也後以衛之義不可

以訓乃更名玄其冠也賔巳字之爲潛父矣頃其兄和父拜樂清令將別予行爲予言潛父之意以其名與諸季獨異甚不自安欲更之爲街可乎予曰可也樂清曰幸爲字而序之予於公爲族子爲門生視潛父兄弟也義不可辭則請易今字而因爲之序曰人所由之路小曰巷大曰街街非城邑都會不得而稱又人所同趨之大路也譬之於學術則爲天下之達道譬之於進取則爲天下之正途而曲藝邪說旁蹊捷徑不與焉人之學術能行乎達道進取必由乎正途則其亨通而遠到不難矣予荷潛父之意所以不

自安者正以父子兄弟為人道之大端一名之異猶惧其為孝友之累則非問學也進取也肯舍然聽而弗由乎亨父尚盖懋之易之大畜上九曰何天之衢亨予固以是待亨父也

送山西右叅政于君士瀍序

山西堯舜之故都也平陽蒲阪皆在今封域之内當時協和之化風動之治實自此而及於天下焉舜之即天子位也首詢四岳咨十有二牧已乃及於九官雖亮采惠疇號為百揆者亦在岳牧之後類若重外而輕内焉者此其故何耶夫民為邦本本固而後

郡守州牧爲養民之官而有國本之責則其所繫誠不爲不重矣今之布政司與唐虞之州牧同蓋允令甲所載如平徭役均賦歛以安民生獎廉勤斥貪惰以嚴吏治即舜咨牧之遺意也然而唐虞之時行是數者不特中國乂安雖蠻夷亦相率而服今則不然吾之赤子比弃兵於潢池師行糧隨所在騷動至上厪宵旰之慮豈今之民非唐虞之民邪抑今之爲牧者不盡如唐虞之爲牧者耶頃者閩東之盜鼓行入山西守臣以不能防禦坐逮吏部疏請擇人補之而吾友安仁于君士遴由禮科都給事中陞叅布政司

信若謂其必能盡養民之職而無負於
天子之任使矣君登壬戌進士學優識敏而材器
擢於為中書舍人優游散地人以為用違其才既
而遷給舍僅三日即奉使之荊蜀覈邊儲是時權奸
用事前所遣臺憲以忤意得禍君嗣行正欲其媚奸
前使之短也君平心處之不承望以為阿狥竟亦無
他其平居論人賢否必協群議非其人即在鄉曲不
少貸由此觀之則所謂奬廉勤斥貪惰以嚴吏治者
君固確然有一定之權度矣今年夏 上倉盜所破
諸州小民苦甚詔去年常賦悉除免之君言民閑窮

粟大率以歲晏輸度去年之逋負僅十一二莫若移所除免者於今年庶小民得沾實惠而恩詔不為徒下戶部議行之是君於所謂平徭均賦以安民生者又習知其說舉而行之不啻若庖丁解牛御批窾導恢恢乎有遊刃之地矣然則茲省之吏輯民安吾固不能無望於君也風土蟋蟀有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外說者謂事變或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故常過而備之如良士之蹶蹶君于君正所謂勤而敏於事者茲行也肯謂監已出關而遊地異倫乎況敵吏與代問監司之寄責而不可忽者乎君將行侍御謝君

以淥江君汝思來責贈言予方有感於時也於是乎

[illegible]

送李君維嶽知常州府序

常守缺太宰遂菴楊公擇可以補之者察之衆論之公而屬之監察御尹李君維嶽余素知李君為常人喜甚而李君亦以余為知己也將行即余而謀若欲贈之一言以增益其所未至焉者李君嘗尹華亭下車未幾即以廉平恩愛孚於其民賢聲流聞乃被寵召入補郎署今常與華亭壤地接連人情土俗無大相遠懷柔馴擾取前日所行之政擴而充之信乎如

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且馳且止無弗若者頃
李君由郎吏而遷憲職在河南道主衆群吏之課其
賢否可法可戒宜不能無聚於中及按畿郡於吏
治民事綱維體要又益明習焉則異時以良二千石
諸關於大江之南者非李君其誰與而李君乃慊慊
若不足余以是重爲常人喜也顧余性既遲鈍而又
以冗惰相仍姑諉君而未有以應之既而李君之舊
寅劉君克温謝君德温又率全臺徵余言爲李君贈
余於是益不可辭惟府之於民有父母之親有表率
之尊漢宣帝謂其可與共理所當慎擇而不敢忽焉

者也當時能以子視其民而無愧於父母者吾有取於召信臣能以德化其民而無愧於表率者吾有取於韓延壽蓋信臣之在南陽出入勸課務有安居其行視水泉開通溝瀆以資灌溉歲歲增加至三萬頃卒之郡中蓄積有餘吏民親愛至號之為召父延壽之於馮翊教之禮讓率以孝弟嘗出行縣民有骨肉相與訟田則閉門思過感其自悔來之郡中翕然轉相勅勵莫後以詞訟自言是乃百千萬世為郡者之模範也以李君之賢能能無意於是耶常為大郡賦入六十萬比歲水溢相仍雖高仰亦為巨浸上供之

横埊告釋於旁郡議者謂壅潰絶港須一浚治使三江入海之道無所壅底而後屡豐可望况郡人以富侈相高不奪不厭骨肉争訟亦時有之兹於風化不為無損設信臣延壽尚存心惻然傷之居弗能安而閤宜屡閉矣李君之所自待不在古人下吾固以南陽馮翊之治行待之而常之人所以觀変李君趨鄉李君宜無異於信臣延壽也李君其尚懋之哉予雖進鈍常載筆從史氏後於循良之傳有志焉李君其尚懋之哉

皇帝五年冬幸中外事变底寧歸功　慈極奉徽號以尊之而又覃貤典以榮廷臣之老蓋凡與被錫命者皆過望而具慶者之喜有嘉焉於時刑部主事廬陵歐陽子重得封其父巽齋先生如巳秩其母蕭爲文人與先生年方指使而先生適在宦邸得服其命服向闕拜恩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爲初度子重又得奉觴稱壽於膝下蓋其喜視具慶者之喜復有加焉與子重游而厚者皆津津助喜發於聲詩久乃聯爲巨軸會先生歸子重來徵余叙意欲觀者知諸詩爲榮與壽而作也夫榮與壽雖係於天而感召疑承

實存乎人譬之嘉穀種而生耕而獲其道然也若力
勤地美而雨露以時則其生乃茂而其獲必倍世固
有深耕慱種而厄於水旱卒無所得者矣然就其所
已得者論之有不稼不穡而能坐致者乎故古之君
子不徒責報於天而必慎脩諸已惟天之道亦常與
善而無所私於是乎可以觀天人之際矣先生治經
飭行為鄉郡宿儒甘老環堵不求聞達而其齋以畏
名蓋顧名思義有取乎稱而隱其事親也愛與敬俱
生而養沒而藏袝而享動皆以禮伯兄晚失明食必
相其匕箸季弟有遺孤男女為之婚嫁如已子其於

外嫌之孤也亦既可謂物稱其宜而無愧乎德之制矣安人之德又能與先生合茲非福之所由召乎況人情滿則怠怠則止而先生於于重磨礱灌溉不謂其官已成于重職刑獄營出慮囚徒屢屢以先世求生之語戒之是雖不與事接而仁恕之功陰及於物亦類乎稱而隱蓋所以凝承延續固如是也初子董起經生奉大對直言不諱遂獲重譴於公卿茲在廁曹不肯棄其餘閑而必擇同志以求麗澤之益譬之於田肯播肯穫將所樹立日躋遠大而福之降於天恳之貽於先生與安人者未艾也先生歸哉鄉閭族

黨因予言而槩諸心其亦知學與詩也之出於自求而所謂視履考祥者為可信矣

送太常少卿楊君正夫歸省序

今海内名家以浙鄞楊氏為第一前提學僉憲今封少保留耕翁文學德行宜公宜卿晩遇蚤歸用之未究而大發於其後翁既以伯子少溥石齋先生屢受孤卿殿學之封矣而仲子太常君復遷卿列少傅先生之伯子慎復以倫魁為史撰若鄉貢士誠夫二君方將與昆季聯芳競爽而史撰之弟鄉貢士惇及中書恒續聞趾美又進而未已也自昔蜀多名家以科

名宦業則閩中有陳氏而省華尊其業以文書議論則眉山有蘇氏而老泉濬其始以儒雅風節則華陽有范氏而蜀公為之倡翁之勇退猶蜀公也榮壽猶省華也而一門炳蔚之文皆出於口誦指畫視老泉亦不多讓嗚呼何其盛哉翁春秋今七十有七聰明不衰飲啖豪健居常課其少子逘暦逘中及諸孫愷恂輩讀書為文猶若少壯以横經為業者念四方多事少傅先生在

天子左右有輔導論思之責平安之報蹔至一不以雖憂介懐而先生思翁甚切職務之隙數數以覲省

為言願於時於義有重於私情而不暇及焉者則其兄弟骨肉家庭聚處之間其言之數數又可知矣頃者太常君具疏以省翁為請不以告諸其兄疏既下先生始知　天子重違其情即日報可又特許乘傳且欲加賜以為翁壽若曰朕元臣之父眉壽而康寧若是世其有幾先生知翁雅尚退遜辭之甚力君子謂太常君繇歸其誠孝固不必論而其以義自處隱然有以成就父若兄之忠愛而人莫或之識也盖翁之才畧足以匡時而未盡用與其心欲以報國而不容已者實付之先生昆季而先生所處既尊施澤為

游旅歡之[illegible]然皆奉氣之[illegible]思

以竟其匡時報國之願而已故今日之事常君以

得省其親為孝而先生則以成親之志為孝太常君

之歸非所以慰先生不違將父之情而庶其一志畢

力於王事耶然則謂其以義自處隱然有以成就父

若兄之忠愛者非耶雖然天下猶一家然分職授事

良于弟均有其責而太常君才識英敏為縉紳推重

行且顯用於時以大展其所蘊趨庭問安之後翁又

必以責先生者責太常君雖欲徘徊鄉梓徒以起居

并旨為孝得乎少師西涯李公少保厚齋梁公與先

生素篤僚友之好各為詩以贈太常君學士而下諸
君皆從而和焉家辱徒先生後以其拙於韻語也乃
退為序云

送舒君孔陽知順德府序

比來幾郡之守恒以才御史補之亦惟太守為吏民
之本而王畿又四方之本非才望之優者弗稱也然
而自中臺出者往往未能意滿蓋守雖右秩其權止
御史下當御史按郡守必郊迎庭謁趨走拜跪惟謹
小有過失御史得以法繩之一旦易地而居遂罔從
挹損之禮能洒然而無累豈不誠難矣哉若饒舒君

弘陽為御史六年於此矣其儀觀秀異襟宇闓爽望而知其為遠大之器逆境用事時嘗覈鹽課于長蘆于山東于淮浙處以廉慎屬而充斛頂者出按廣西振肅憲度風裁凜然選開求幾會順德守缺吏部遷推君往補或以常情待君意若未能無介然於懷也君曰吾知盡其在我吾為君牧養斯民求無負於職業而已若夫名位事任繫乎天與人者惟其所遇而我無與焉譬則金之在鎔也或為鍾或為鼎為鑑為削為鑄器為斧斤戈戟刀劍諸牙之物因材致用一惟治者之所使而可踴躍以取不祥之誚乎夫鍾以

和音聲以致養鑑以辨別好醜尺以剸裁盤錯固皆器之大者即鎛以治田劄以治簡刀以治庖其於世皆非無用顧彿精彿鍊頑鈍玷缺焉是憂而敢有不盡用之歎乎間有以君之言告予者予謂君之往也必為良二千石而無疑矣夫士非無才之患而無識之患彼拘拘以名位崇卑事任輕重介蒂於中者皆識度之未俊而不知外誘之無足較也故其在上也必驕以下陵而其在下也必僭以上援雖其才有過人而其心則眩瞀於勢利之爭紛紛於得喪之慮於凡當務者或忽之欲其安官樂職有稱於政理蓋亦

多鈞君之才既優而又有識如是其有弗為良吏者乎初君以進士出知烏程年方英妙已知勉於職務如清理田賦區處驛傳皆能袪宿弊以蘇疲人歎歲多方賑貸活溝瘠數萬有寃獄力為辯釋脫之桎梏此其才之已試於民而蚤有譽焉者也所謂良二千石亦不越乎政平訟理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耳君由是益克其才與識焉異時果以良聞則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之餘且將入補公卿之缺如漢家故事而予亦自幸其言之不謬矣君將行端公吳君貴德率同官徵言為贈予嘉君之識遠過於

人也乃次第其說以贈之

松栢長春圖詩序

封資善大夫刑部尚書敬菴張公以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壽七十有七而其配夫人劉氏長公三歲蓋已八十矣朝之公卿大夫前壽期數日且往賀于公季子刑部尚書君元瑞之邸公與諸賓獻酬揖讓竟日不倦儀觀邁爽鬚眉皓白宛如神仙中人而況伉儷偕老子孫滿前賀者皆歎羨其盛因繪圖賦詩題曰椿萱榮壽閣少師楊石齋先生為序以慶之尚書君之儀吏為公父子助適其情尤甚又繪松栢[illegible]

壽圖合纂職郎署凡六十人人賦詩一章來徵余序以為慶去年冬尚書君拜命之始喜津津溢顏面見人輙自賀曰恭華二親俱無白在堂得此以悅其心於平生之願足矣而見予亦云然予因知捧檄心動出於至情古今人蓋不相遠今茲夏尚書君遂遣人歸棄城奉公及夫人以來於是公及夫人之袍帶冠帔猶三品之封典也秋初尚書君具疏必請欲及二親强健得今封以為榮 上嘉其孝不俟所司覆奏賜先公與尚書君叩闕躬謝鶴袍犀帶爛然改觀與耆壽俊之在厥服者無異賓客在坐尚書君左右趍

侍惟謹擬之於古其漢之石奮于周之王孫于宋之竇禹鈞陳省華乎可謂盛矣况今西京公卿無慮數十人未有父母具慶如尚書君者聞嘗屈指數之惟石齋先生之尊少保留耕公長公一歲而强健如公荣名盛福蔚然增斯文之重宗伯東川劉君之母太宜人鄧都憲姑蘇陸君之母太淑人華少宗伯建寧揚君之母太恭人同久享祿养年與夫人等亦足為女史之光然皆偏侍焉耳於人子之心豈能慰滿又其地遠阻安輿迎养不若畿甸之便公卿大夫即欲养一觴為壽如公與夫人今日之事不可得也自餘

故少宗伯上蔡李君之母陸及予婦父司空鄱陽孫
公之母王雖皆受太淑人之封然亦繼也由是論之
公與夫人之福履豈易及哉易稱視履考祥書論五
福本之由訓與否蓋德者福之本也公為人孝友仁
厚而夫人之德稱之尚書君由大理為郡守為方岳
為中丞以至今官奉職守法往往有聲亦惟二親之
慈訓是體蓋其家庭父子間所以迓續天休者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詩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張氏
之福以之記曰如松柏之有心故能貫四時而不改
柯易葉張氏之德其殆庶幾乎茲固尚書君之屬吏

所以繪圖之意也

送黎侯允正被召赴京序

國朝著令凡以進士補郡推縣令者苟有治效則部使以其名上於天官請表異之俟風紀有缺則天官卿以其名聞於上請召用之蓋以郡縣之職於民最親其關於治體最重故立為激勵之法使當是任者明白奮揚勵所職以安夫民也今 上即位之六年天官卿以風紀多缺自請選補如故比於是郡推縣令見召者二十餘輩而我黎侯允正與焉召檄既至有為黎侯榮者曰侯以陽朔官族登賢科出宰百里

上應列宿今茲受制薦結主知行將冠豸冠衣豸繡
乘驄馬揚揚入都堂一喜怒之間可以快恩讎矜名
譽大丈夫至此亦榮矣昔人謂被召如登仙瞻望行
塵洛嗟嘆息恨不為之騶從今日觀之其與登仙何
異哉又有為黎侯惜者曰侯以成化乙未登甲第出
補奉新尋以憂去改補鉛計自釋褐至今已二十年
矣與侯同年者往往佐臺省長藩臬而侯乃蹉跎小
邑始獲一伸昔人謂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反居上侯
之心豈不以召用遲遲為恨哉予聞而惑焉曰君子
之幸在行其所志而已志苟得行則雖處江湖之遠

不足以為辱志苟不得行則雖處廊廟之尊不足以為榮侯有志於變民者故能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若謂其較班資之崇卑計內外之勞逸昔焉戚戚而今焉欣欣殆非知侯之深者也予所以為侯喜者則有說焉曰令雖親民之職然處其上者有監司有刺史又有往來群貴人趨走承奉曲盡其心僅足以辭箠楚之辱簿書期會一有不至則譴呵及之職分所拘事無專制雖有善政不得設施故雖愛民如侯然亦不免為簿書掣肘之嘆而卒不能大行其志也惟風紀為天子耳目狀雖卑而權甚重朝廷

大百司之賢否天下之利病苟有見聞無不至於朝儀廟祀學校料覈金穀兵刑水利鹽法之政又皆得以監臨而糾正之有志之士率欲為此官以展其才使久滯下僚默窺世故者襲美茲行獨持風紀正理倫擥轡得志行道之日吾知其必有危言激論入以告於吾君善教善政出以施於吾民他日蹇蹇諤諤稱為真御史他 天子改容寧相待罪群奸斂迹而萬物吐氣者其黎侯歟侯與予伯父副郎君為同年予辱有世講之好侯將行方欲以此為賀會邑傳金君廷琛及其僚友生徒又以贈為請於是

手書

送李君靖之宰宜山序

君子可以責成於已者惟道德而已至於功名則已有命存焉而况富貴乎劉蕡之文學李廣之武畧非不優也然而蕡不第廣不侯夫蕡以直言為有司所抑猶諉曰文宗不之知也使其知之未必至於不第也廣以材力親幸於文帝而帝乃曰惜廣不逢時令在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文帝操可以富貴人之權而竟不能侯廣此則所謂命也若功名宜可以必致者矣然孔明之遇先主如魚得水千載一時可

貴矣而猶曰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則功之大小名之顯晦亦非人力之所能惟道德則不然前無樂者欲賢則賢後無挽者欲否則否如同汝之簿扶滿之令南安之司理其祿位固不足以動人也而設施措置動中繩墨不求知於人而求知於天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豈非內重得深而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乎李先生靖之自少警敏不凡其尊翁世榮甫遣補邑庠弟子貢游今諱守汪公之門造詣益精以遂李所居吾鉛之西鄉者姓九十餘盖自昔未有以科目起家者至靖之始領成化庚子鄉薦爲一鄉

後進之倡既而游太學與今都諫李君本清豸史范君文潤文選鄭君行之輩尋訂舊業諸君皆推讓請之以為先登于時大司寇盱江何公大司空豫章謝公少司空上高陳公聞請之賢皆遣子若孫北面受教以予觀請之之才之學其擬巍科躋膴仕宜若拾芥陛階而無難者今乃連試不利俯同常調往宰下邑意者富貴之賦於天誠有一定之分歟雖然此流俗尋常之見耳如流俗尋常之見則將厭州縣為徒勞也則將竊脂膏以自潤也得意則將躍躍以喜失意則戚戚以發嘆不知聖賢道德之訓固不偕尋

於此周子不曰求縣為學將有所設施可以澤斯人乎程子不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乎朱子不曰作縣非細事當盡心力而為之乎請之勉焉將匡山之政方駕古人而無愧於後代而不衰而所謂區與遺者誠不足以累其心矣是選也天官卿實摘許昌靳氏之譔為題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子故推廣其意以為靖之贈此固靖之之意必不以為迂也

送表弟張天益序

天益穎悟既不凡而性復沉靜無纖介委瑣偎薄之態故其習舉業雖甚晚然所進不已日異而月不同

其為人雖不事表暴然篤實恭謹可敬可愛去歲領
鄉薦來試禮部中[illegible]為第拘於卒[illegible]不能脫遂往
署當塗縣教予甚惜其所就之小所施之狹然猶有
喜焉蓋今之藉令厄郡邑教官六年而成績者聽復
與禮部試數科來由此登第者往往有之以天益之
領教沉潜加以六年之進淇成就毅然安可量耶勾
踐之敗於夫椒而捷於會稽也恥亦甚矣然其卧薪
嘗膽無日忘之而生聚教訓未嘗敢懈卒以沼吳而
伯越使微夫椒之敗勾踐伯業之成否殆未可知也
天益今日之屈安知非天之將降大任必先動心忍

陞而增益其所不能乎有求嘗天益者或曰教官地寒祿薄惟爲貧而仕也則宜非天益之所宜也或曰教官實美職第天益年甚富猶可需時而進一旦强之使從宜其不樂也或曰天益他日所就實未可量然必數數乎而後遂恐志在速化者不能一日安於其位也嗟夫持是說以告人者謂之不知道亦謂之不知命侏儒觀戲乳犬吠聲徒足以發識者之一哄然聽者惑焉將不懷欝欝不樂之心而怠勉勉自脩之志耶予以庠序之官固無勢利輝赫之榮而其職則在於明道育材脩德善俗推其效之所至將使朝廷

正而天下治非若抱關擊柝者之易稱也彼以教官為祿仕者果知道者歟舜出潛處者因其時也坎止流行者因其地也此君子所以不卑小官怡然而當樂也不知卑小官者果將委而去之乎抑始隨分而為之乎況試於禮部不以日月為斷者亦多矣不知果能一舉而售乎亦將屢舉而始獲乎豈亦無終其身而不遇者乎彼以强從為限速化為志者果知命者歟夫進士之科昉於隋而盛於唐隋以前无是名也而建功立業之士不絕於天下唐以後重是選也而豪傑之士乃不必皆出於此焉意者吾人重輕顛

自立何如而不拘拘於一途出耶前輩若祭酒顧庵胡公嘗自鄉貢起家為華亭敎諭冢宰文靖魏公嘗自鄉貢起家為松江訓導當時士論正而風俗醇人不以敎官為卑而二公亦能黽勉職業以師道自任故出其門者多成賢材而二公亦卒為名臣流聲來代以進士舉其成就設施之優者亦不能見過曰吾人重輕顧自立何如非耶天益知道者也知命者也翁以二公自期待足矣而況數年之後猶可取上第以償夙志也哉初天益嘗學於家伯少叅先生茲又欲留予所探討舊業而予亦將賴其相長之益且別

亦彼此各失所欲誠有不釋然者予故以遠者大者[illegible]天益慰之且以自慰云

送亞叅孫公之江西序

木之美者惟松柏為最丸丸挺拔之材鬱鬱後凋之操挺特豫章之屬尊皆退避而莫之與京矧樹之祖徠新甫之地陽和攸鍾生意必遂則其聳壑昂霄可以歲得匠石過而睨之取其擢拔勞深以為棖楠猶且有待有挺而不可及若其脩柯遶幹隱然棟梁之器考明堂落清廟固不能舍之而他求矣鳳陽孫公幼負天資絕人所學甚博而有其要治春秋得董仲

舒劉貢家法處經應變議論滚滚不窮文辭數千言操筆可立就公為諸生時今亞御滑梁戴公方督學政一見待以國士後游太學故内相瓊臺丘老先生尤深器之成化丁未與公同年登進士第者餘三百五十人至論材能志操之美必以公為最公蓋士林之松栢也今 上嗣登大寶首開言路擇諫官公遂拜禮科給事中越數年再遷左給事中累疏論列天下事剴切精確不激不隨 上輒嘉納而施行於是地望益崇而才美益著夫人知公可大受可遠到而屬以公輔之器矣比者天官卿薦公往叅江西布政

司議姑以常資論之自丁未至今甫十年而官至方岳腰黄衣緋者亦同年所未有有之實自公始公不亦榮矣哉然談者猶有匠人斵而小之之恨不知論材者特取松栢之樛枝旁蘖以為榱桷以暫庇一隅之民而其修柯逵榦所以梁明堂而棟清廟者固有待也且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狹而人稠閭閻小民雖力作嗇用不能自給探末枝以食於四方者恒十之五加以數年之間饑饉數郡苦於旱南贑數郡擾於猺蛮撫數郡又疲於營造之役如暍行而擇蔭遇震風淩雨而思夏屋之帡幪當大過之時而求大材

之才非公其誰宜哉李君克昭嘗與公同官又與宏皆忝同年且以公所蒞實惟父母之邦也乃授意於宏使為贈言[illegible][illegible]雖淺陋然於義有不容默默而已於是乎書

壽[illegible]君[illegible]晉六十序

苟有以濟乎人豈特獨人之德之恩有以報之而不能忘哉天固陰騭其仁而欲報之矣天地生物之仁欲以人之果其報也然流行之氣或不能不小失其常餉[illegible]之[illegible]時耕收之失緒則蒙袂輯屨展轉溝壑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此有人焉藏其餘以待其變皆所有以

脩其羣類斯人於阽危之中而寘之於並生之域作
其一念之仁有以佐天地之所不及乎天地之報之
亦宜也觀宣子田於首山見翳桑之餓者靈輒憫而
食之既而靈公伏甲將攻宣子靈輒與公介倒戟以
禦公徒而免之先宣子於翳桑之餓人初不靳其飱
免已於難也翳桑之餓人初未必已之與爲公介而
飱竟宣子也忘於飱而遇如約如盟寘寘之中若有相
者此可以觀天人[illegible]而驗仁厚之報矣分寧之大
此查氏世以[illegible]亦世以樂施奇爲貧人之早
其彥曰孟嘗[illegible]通[illegible]黃[illegible]遇[illegible]與閒爲仁之說

益勉焉環查氏之居編户累百口以千萬數其貧而無田而不能力作能力作而自惰者望孟嘗之廩墉崇而抵突也則更相告語恃以無恐猝然小飢負擔者已譁然僻顧其門孟嘗不必其能償不能償計口而貸類藥之然蓋其倉實義特共名否爾歲辛丑值大侵孟嘗又擇金數十鎰以佐有司賑貸之費雖循例受散官之賞非其志也若孟嘗甫其菽粟如水火而又能仁者歟其得天地生物之心而能佐其所不及者歟用是其鄉人之德孟嘗者每憶飢寒時事必舉是而祝曰庶幾使吾翁壽乎是非但欲壽孟嘗也

孟嘗能活溝壑之人壽孟嘗所以自壽也而天於孟嘗亦若矜斯人之貧者而從其欲孟嘗今年已六十矣而聰明不衰蒼髮益固其壽蓋未可量二子仲儒仲道又方業進士駸駸將成孟嘗將逮其榮而且享其養也非天之報孟嘗則何以至此而世猶以為茫昧者其果可信也哉歲之良月庚子實孟嘗懸弧之旦其姻家周秋官公儀徵予言以為賀予謂有可賀者不辭而為之言

送二守鄭君文華之鄖陽序

比歲資格益密用人者歴縣遷轉大都視其始進之

塗以為輕重遲速而不盡究其持身涖官之實其起家鄉貢為郡佐縣令者苟有廉能之狀僅得敘遷則以為譏求如往時超遷至方岳或馴致乎公卿者不可得也故士之需次選部者必欲取甲科以庶幾重任速化卒業場屋不以為恥至於屢進輒北乃從常調則日暮途窮多苟且之政而無策勵之心矣即有傑然自奮於其間者又慮夫上之人或不能遠時越法以用我也於是欲前而復却者有焉予以為用人者不知法之宜變而執是區區之例以阻賢者之進其責固不可辭矣然士亦不能無罪蓋士之仕也將

以為民也非以為已也仕而為已也則非巍科顯地誠不足快於心若有志於為民則雖入貲任子亦不為辱而一命之士於人固有所濟彼黃霸蓋起於入貲也汲黯蓋起於任子也卓茂魯恭又徒以寄縣中牟而遂有聞於後世也胡今之士不思仰法古人而苟狥流俗之見哉廬陵鄢君文華與予同領癸卯鄉薦博學有文儀觀甚偉以之取一進士無難也五上春官乃竟弗利名入仕版亦既有年人或謂君春秋去彊仕尚遠宜少待顯用者君斷斷不可遂謁選吏部天官卿以其四事並優授同知鄖陽府事予於是

壽君之識非今人可及而知其為政將必有古良吏之風也人患無志又患不知變通之術用人者不知通變之術則將以資格為可久之規為人用者不知變通之術則將因資格而自沮故世鮮良吏吏無善政而民多不得其所者以是也鄖陽為郡未久介襄鄧蜀漢之間境多大山長谷流移商販寄食於此者與主户等若吏非其人撫之無術則往往嘯聚為患茲佐郡得君予又喜鄖陽之民且安其業矣蓋今之資格雖甚拘然治行卓異果若古良吏亦終非資格所能抑然則方岳公卿固文華所可勉而至者況其

年方英妙以歲月待之豈有不至者哉此則予同年者之私喜也爰序以要其終云

冠孫禮詠序

少宗伯新喻傅公以七月壬■冠其元孫選筮賓得侍讀白君秉德宏及太史羅君景明徐君舜和秋官陳君健夫輩亦與介賓之列是日退朝公即歸高坡寓第與諸君揖讓入就西序擯介有司各趨乃事三加畢秉德字選曰余可甫於是贊以禮成告衆皆再拜賀公公遂醴賓以一獻之禮儀文詳雅而禮意周洽宛然古道之猶存也其與古異者特門堂房戶之

位衣服冠屨之制耳古者重冠蓋將責人人以孝弟忠順之行而於適子則加重焉凡適皆繼禰之宗重冠而尤重適子所以敬宗而合族也自宗法既廢而冠禮隨之其圖與說則具於儀禮朱子表章之後我
太宗文皇帝實取而列之學宮以幸教天下之臣民矣然間有講而行之如孫昌胤者苟薦笏而揚于廷俗輩未必無鄭尹之譏豈古道之果不可復歟其亦在位者不能奮然排俗以古倡之之過也然可令實為傅氏繼曾祖之宗責成之禮有不容不重者而公又方佐邦禮任伯夷周公之責百爾舉措必考古何

如至於其閑家肯不以禮據之至於其孫肯不以禮成之乎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故有士冠禮而無大夫冠禮言有德乃有位也詩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小之可大邇之可遠人能循序漸進可以忽然而至其極也僉可為公之孫有盛德以濬其源有素教以敦其習茲又舉重禮以責其成繼令而後吾見其幼志如弁髦之未敝成德如元服之累加於以濟美亢宗如穜而穫如炊而熟凡知公者可進賀也賀以詩者彝和實倡之二章章八句景明徙夫和之同朝繼作者若干篇其諸異乎鄭尹之

見而亦足占世道之漸復於古矣宏拙於韻語公乃授簡使為群玉之介

送府丞呂公丕文之應天序

新昌呂公丕文以成化甲辰進士上第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右歷左遂陞禮科都給事中出入禁闥者十餘年矣累上封事言朝政闕失軍民利病然務存大體不事矯矯時論賢之頃應天府丞缺吏部推公及户科都給事中祝君修夫可任有詔用公議者竊謂今 上綜核名實類漢宣帝宣帝嘗察諫大夫蕭望之明經持重論議有餘欲詳試其政事故既出為平

原守以其在郡日淺復出為左馮翊茲呂公自都諫徙丞應天亦何異於望之之試三輔耶三輔蓋漢初都長安所置秩皆中二千石及光武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三輔乃陵廟所在仍其號而減其秩我朝之順天即東都之三輔也其首京畿承大化亦相類然應天實國家根本之地視東都之三輔尤重焉蓋我

太祖高皇帝當群雄鼎沸之秋率衆渡江即居建業屯兵於此者十有八年凡城池之築繫芻粟之供億甲仗之營辦其民効力率先他郡視當時復租之優

詔懇切諄至謂子孫百世不忘江左之民則

聖祖在天之靈未嘗不以建業為沛鄉而

高祖之衣冠

孝陵之松栢固在也今京府之秩南北一體九卿之

外此實要津遵雖方岳不得而並立今尹丞之補必

擇才而賢者任之豈非以其地之重歟公在諫職最

久侍

上最近畿邑之鄉老畢止每朔望来集闕下

上必詔順天府尹若丞諭以樂生興事奉法遠罪之

指公所熟聞而飫見也由是推之則

聖祖所拳拳優䘏之民

上心肯忘之哉顧地里遼絶尹若丞又不可時來朝

請以口宣詔旨則惟擇其才且賢者往敬用治而已

矣擇丞而得公固所謂才且賢者廣上德意懷遠為

近使織民阜成根本深固此固公之所以報

上而亦吾黨之願也公同寅若葉君廷縉屈君引之

以公欲南請宏責贈言宏敢以是告公而賀幾民之

遭

送歐陽汝玉之南海縣序

為縣令難也為劇縣令又難也為劇縣令於潘臬之

下則又難矣臨乎其上者非一人公移私召日紛委乎其前方甲之趨而乙命旋至雖心知逢乙之怒而勢不能以兩全也於此弗慎焉則必以為簡縣有事無小無大可不可必裁於上雖於法得以自決而勢不敢以不請也於此勿慎焉則必以為專有簡與專之名則大將求其罪小將撓其權權之撓則雖有志於應公者且將變其守有事於仁惠者且將倦其施矣況至於罪之求乎故令嘗戴星出入晝則畢畢焉伺諸使之門夜乃呼吏張燈坐於庭而治其職非精悍足以任僕僕之勞警敏足以應瑣瑣之務而又謙

下謹飭有能而不矜解有能濟者也南海附廣東藩臬之下而吾友歐陽君汝王令為之令君為人持重固非矜其能者顧嘆其精悍警敏或在人後豈是邑之果難而君不容以不慮耶將君實優為之而慮之過耶夫誦詩可以授政斷獄可以引經仕之與學其理同特其事異耳君早失怙特家中微同胞無強幹可倚者能下帷發憤肆力經史舉進士可謂精悍也已衆叢之外旁貫離騷詩賦累數千萬言書之難讀者一再閱輒能了其倫類可謂警敏也已推之於政亦不外是而顧憂其難非過慮也歟夫精悍警敏固

理劇者所不可無然非議下謹飭亦不能濟人之居於下位者每有不屑為之心其屑為之者果慮公而仁惠焉又未必俛首於趨承之分蓋將有以僕僕為足羞以瑣瑣為可厭者矣故雖精悍警敏百倍於人而必取夫簡與專之罪惟議下謹飭者安其官而樂於從事則至誠所感上之人且將畧其跡而亮其心焉即使力有所不給而迹疑於簡彼將曰是其心非欲為簡也識有所不逮而迹疑於專彼將曰是其心非欲為專也由是無洗垢滌敝之虞無簿書掣肘之患吾之慮公由此可以盡於已吾之仁惠由此可

以及於民如是而有弗能濟者乎若君過慮固讓下謹飭之一端也則其他又何足慮哉舊令蔣君誠之於予為同年其資稟才志實與君類南海之治行上下交口贊之繼之以君固邑人之華亦前政之休也予不難君之為令而難君之別於是乎書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白君輔之序

予每讀諸史見古人父子同傳或云子某自有傳者未嘗不反覆披玩嘆而樂道之其在盛者在漢則有若韋賢與其子玄成楊震與其子秉在唐則有若李吉甫與其子德裕在宋則有若王范而文正與其

子懿敏忠宣之數氏者其功名富貴赫然著於當時貽於後世可望而不可及豈天固私厚其人也抑亦自致之而天無與其間耶意者天人之際相為流通德之所在福必隨之天之佑乎人者非私厚而人之得乎天者非幸致歟夫韋氏之經術楊氏之清白李氏之材器王氏之忠信仁厚范氏之先憂後樂計其父子之間私相傳付以為家法如田廬珍玩不忍失墜則其獲厚於天繼世顯赫豈不宜哉今大司寇毘陵白公自諫垣擢京兆更踐臺省進列宮保從容晚節享有諸福可謂顯矣而其仲子輔之及季表之又

皆起家文儒克承公志輔之以甲辰進士拜南京户部主事茲已累遷為刑部郎中然則白氏之盛方之古人亦無以甚異也蓋公素著才望累建大功而又謙謙自持深厚不伐即易所謂君子勞而謙者有子如輔之賢而且貴獨非盛德之報歟輔之年甚妙志甚壯譬之冀野名駒可以遠到而況公實導之於先乎南、美材[illegible]名位事功固當如公今日之顯而常揚諸君子誠不得專美於前矣茲輔之来賀三姑亦以寧公公屬吏張君兆華敦西京僚友之誼圖欲有以為輔之贈也乃屬朱君汝承周君公儀来責言

於古之人予尚喜談而樂道之況今目擊公父子之盛又可以辭讓為事乎遂為之書

送伍太守序

伍君朝信擢守寧波之明日予侍學士碧川楊先生侯朝闕左先生曰伍君之舉進士與予為同年乎予曰然且同舉於鄉也先生曰君所謂才而賢者吾郡有如是守民無憂矣有頃復曰先是嘉興守缺少司寇屠公元勲愛其鄉邦實擇君及周君伯震薦之冢宰屠公冢宰於嘉興既用周君因以君為吾郡冢宰固亦愛其邦鄉也予喜而識之不能忘既見君因以

為賀君但遜謝未嘗有喜色于益賢之或謂汲黯薄淮陽望之厭平原仕而擇官賢者不免疑君未能無快快者予以為不然盖用人者誠欲為官而擇其人若夫用於人者聽之而已矣擇焉彼固有擇焉者矣非日暮途遠欲避近而取徑必其才有所限此或能而彼否也君出世官之家歷儲材之地寸令能鉅無施不可而春秋又甚富如武庫之珍奇通都之貨廒倉之粟駢闐充溢隨用而隨給也如犍者之入浮圖循級以進可不勞而升其顛如乘輕車駿馬方駕而馳百里雖援轡収策憂愁徐行而必達也於官尚奚

擇焉且擇官而仕者自以為賢而識者鄙之自以為巧而誠若嗤之自以為樂而識者哀之曷若君之循紀循行一聽於推擇之公而無慨哉繼今而後人之擇君者將日至矣而今也為之兆聞以語君輙遜謝未嘗有矜色會同朝士夫謀以言贈君君僚友陳君徤夫蓋亦嘗同舉於鄉者遂強予書以為序

鵠原別意圖詩序

新喻黎君廷祥以庚戌拜香山令至丙辰凡七年矣乃赴天曹上其蒞政妥民之績而其弟乾兆實以是春登進士第遂爲大行人廷祥自去香山踰嶺而北

即倚乾兆在京師為北道主人凡息肩之所軟脚之餉莫夫副急供億之需一不置於慮每遂旅頓宿惟屈指默數前途猶幾度何時可與乾兆會面而已而乾兆在京師亦日計其兄之來聞簷間鵲聲喳喳亟曳屐出伺戶外意廷祥之奄至否則悵然却坐無所聊賴如是者屢焉而不厭及廷祥既至乾兆出郊迎勞導以入其寓館長枕大被相從驩甚蓋廷祥與乾兆別亦始庚戌及丙辰別久而[illegible]情之所鍾有宜然者未幾廷祥將役香山乾兆乃作為原別意圖以[illegible]之北徵士大夫能言者作為詩歌以泄其感慨離合之

情既又恐夫騃而觀者莫究其因也屬予為敘語引諸其端夫兄弟之親如手與足觀棠棣所謂宜室家樂妻孥必由於兄弟之具翕則雖飲食寢處之頃有不能忘情者矣況宦游四方別以歲計暫而合焉倏而離焉如是而恝然無動於中豈人情哉故二蘇兄弟自少年雖仕即為連床聽雨之約鄭州之別彭城之別汝陰之別往往見諸詩篇至今讀之猶淒然不可為情乾兆舉此豈聞蘇氏之風而興起者歟抑人情之至古今同然固非有所慕而為之歟予初識進祥無平生懽而香山又遠在千萬里外不可考其謡

誦之實然披圖誦詩固已信廷祥之勤政而宜民不待問而後知察而後決也書稱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廷祥非孝友者乎孔子謂居下位而獲上治民者在乎悅親而信友廷祥非能悅親而信友者乎詩凡若干首繫于左

贈高生仲儀序

高生仲儀吾郡故鄉憲五宜先生之仲子也其年甚少其質甚敏而其志甚壯所進未可量乎甚愛之昔臧伯諫矢魚之失君子知其有後於魯管子辭一卿之禮君子宜其世祀於齊蓋古之名公碩士為巳之

心常緩而為世之心常急功名之念常重而富貴之念常輕故即其功業所施論之必且受不貲之報而況其爵祿榮名食之固有未盡者耶惟我五宜先生以名進士為才御史歷二棘寺總憲栢臺累以危言竒策上裨廟廊及其念切覲闈遂請終養起平閩寇行且復用矣竟以功歸他人甘老林下是固與臧伯之忠管子之讓無以甚異而今及見仲儀之質敏志壯可世其家於是益信天之報善為不爽而嘆古之君子為知言也故事文臣惟三品以上始得蔭子猶必歷三載乃敢以請所以示恩遇之不濫也先生官

未及三品

天子憫其舊勞特許仲儀入太學勉圖後効息亦至矣而仲儀處之無赧然士大夫聞之無異議者得非先生之功與德孚於人人而仲儀又足為之子耶雖然為世家之子弟者甚易焉而亦甚難焉聞其先之遺風可以興起席其先之遺休可以進取此所謂甚易者也然一言一動不與其先類而屋之士得從其後侮之是不亦甚難矣乎若仲儀者吾信其有易而無難矣其歸也復拳拳乞予言以為贈噫予將何以為仲儀贈哉惟忠惟孝先生之所以遺仲儀者至矣

仲儀務學以承之乎庶幾得竊附於齊魯之君子云

送歐陽君時振知漢中府序

漢中守缺吏部請以職方郎中歐陽君時振往補之蓋慎選也其同爲夏官爵者皆曰太守下僚漢中遠都也以地望論之爲郎中於職方者已不宜外補況君之才望固當別論耶又曰今虜方越邇脫侵擾緣邊赤白囊旦夕至公車　天子爲之日旰忘食籌邊之務皆職方領之而君又練習焉者於是時也而麾之出不亦非計矣乎由是聞者惜之不但其同官爲然蓋君家世宦業不與尋常崛起者類故大司馬肅

敏余公又實以子妻之允公之忠謀至許君蓋飽聞而熟識之用是其才與識益充以大初君為主事奉勅閱兵也所條上事宜皆鑿鑿中利病今大司馬馬公心甚才君及往按密雲邊事亟言潮河川與虜共險宜城其地設戍守以防胡虜衝突之患識者韙之而功不能就及是虜之入也果從此始則君之才識誠可與陳湯柳渾相下上論者惜君之出良有以也雖然天下猶一身然京師面目也邊境手足也郡縣腹心也三者之中腹心為根本愛身者於面目手足之不仁則戚戚焉憂之汲汲焉攻且療之顧於腹心

之隱根本之地漫不加意果知愛其身者哉君審於天下之大計者苟以愛身之理推之其不以郡守為輕也必矣且肅敏以由郎署出為郡守者乎西安之治行無愧古循吏而其勲名亦由此大顯夫人能知之能言之君其子壻也獨昧乎哉如曰漢中險惡與西安殊則漢之君相嘗用其地以收用巴蜀還定三秦而基四百年之業矣況假守於斯而顧有不足者乎夫漢中北通秦南引蜀東接襄沔西控岷洮譬之腹心則脉絡之交綜谷之會針砭藥物之施尤宜慎焉謂補君為慎選也以誣矣而君体兼衆長隨用輙

效於辦此也奚勞蕭敏之勳名予知其可坐而俟耳果若是則惜君者獨卜當更以賀乎於是聞者少變其辭相率詣予請以是為贈予君之同年友義不可已也遂以贈之

送宗兄順昌令成之先生致仕序

宗兄成之先生以弘治巳酉拜順昌令至則治其縣事如家事然未幾百廢具舉農樂寬征曹歌于野士遂藏修群頌於學川梁既成而涉者告利賓館增餙而至者如歸官聚廣儲而歲侵有備部使者歲一人至至必以兄為才朝使者歲一人至至必以兄治

三年順昌大理而兄有餘力也又共擬兄往城沙縣兄治沙之事又如治順昌之事然區畫得宜不徐不亟踰年役始罷而民不知勞使者愈益才之然用是因循不得奏成績至是將九年始獲上其計簿於天官卿天官卿書兄之考當在優等無疑崇階右秩可以歲月待也而兄已浩然有歸志裝且東詣宏語其故宏竊念亞叅公頃既請老歸旬日之間兄復有是舉人其謂何以諫兄兄不可曰吾之生也與族父修撰公為同甲童子時嘗同遊修撰公荣膺貤封眂食任意束帶見客尚以為勞子乃欲吾以既衰之年受

束縛馳驟之苦乎况吾幼嘗受學於亞參公用有令曰公令官成而歸吾苟得相從以免危殆之辱不亦可以遠追二疏之風耶盖修撰公即亞參之母弟而宏之父也宏於是有感焉因不復止宏更以其情達諸天官卿俾趣具疏庶幾宏得早歸以與諸父遊往時宏嘗讀二疏傳愛其知止足之計識進退之機想慕之餘宛然如身在東都門外見公卿祖送車馬之盛闐道路聚觀嘆息之聲然猶恠廣之歸老必與受俱何其勇於忘世之甚耶及讀唐韓愈留孔戣之說乃知二疏之歸有蔽於私情而不能自勝焉者愈之

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往來也漢近古古意猶有存者彼廣受相隨出關之意無乃出於此歟今予伯父首倡歸田而兄和之旬日便去不謀而合其勇決高尚誠與二疏無異有非今人所可及矣况予二家所居僅限一衣帶水各有先人之田廬在學成者可仕而無內顧之憂宦成者可隱而無懷祿之念追念之歸將杖屨之嬉游不於吾父於吾兄不以朝則以夕與其俯仰自佚與韓子所謂古之老於鄉者亦奚以異哉宏日夕凝瞻雲之目

第還朝未久不敢遽言其私數年後得間而歸寄咲於蒼顏黄髮之侶其必有日矣於兄歸序以識之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徐君朝文序

昔齊魯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劌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一戰而勝夫戰之勝敗決於斷獄之間劌近於迂矣然而卒以勝者何耶豈上之人愛民於閑暇而重其生則下之人報主於傾危而致其死理有固然者歟由是觀之刑之所繫也大矣理刑者非得忠

之人而用之則於獄豈能無冤而於國

士夫惟明決而後能察惟忠信而後能以情斷

之今之制內有刑部以統理天下之刑外有按察司

以專理一方之刑選用之際務用得人而凡補按察

者又常取諸刑部之郎署以其擅奉使之權為郡縣

之表制一方之民命必練習焉者而後稱也徐君朝

文以庚戌進士為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轉山東司

署員外郎貫穿法律敏於聽斷然不為法家之深刻

自大司寇而下至於僚友莫不賢之嘗奉命鞫刑淮

南北郡縣錄於巡撫憲臣者以百數而綱連吏士又

十餘萬苟有所犯必考遠訊咸覈之君君隨事覆案必附於法如是者三千人無冤聲豈非忠信而明決者耶頃者吏部請擢君從僉廣東按察司事知者為監司得人喜嗟乎今四方縣郡之獄得其情者或寡矣吏怵於威誘於貨輒以已意操縱之雖咈民心干天和有所不恤為監司者其何可以不慎況廣東去京師特遠連山鉅海之間蠻或錯居易怨以叛一有意外之憂調發供億必及於民則閒暇之時所以系矜庶獄重其命而結其心尤又倘可後哉若君者吾意其可以辦此也[illegible][illegible]久君將行其同官呂[illegible]大諸

以贈之郎中王君天賜寶來徵予言予與君有塲屋一日之雅故以是告之君果有取於予言雖進而理天下之刑可也

送嚴州府推官夏君汝梅序

夏君汝梅自登進士第後人即以臺諫擬之其儀觀偉然則臺諫也材器充然則臺諫也議論亹亹然則臺諫也不唯大夫士云然雖常人俗子以儀觀為易易者亦曰夏君固臺諫特未真拜耳今者君出補嚴州府推官向之云然者既失所望往往咎用人者違君之才而疑君未能置輕重勞逸之嫌也予獨知君

之見不類於是蓋予嘗以為人才之用於世猶藥物之用於醫也藥之品有上焉有中焉有下焉而醫用之有君焉臣焉使焉其上者豈必為君而下者豈必為使哉亦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值雖上焉者不免從佐使之例而實非醫有意於其間也然而藥之為物亦期於補氣豐血決滯宣和有益於生人而止耳其品之高下不自知也用之貴賤不自決也況所用應時而變又安知宜君宜臣宜使焉者不各反其初耶惟其材質之腐敗氣味之薄惡用之無益於人者已矣使果材良質之氣完而味正醫之用之雖有先後

之殊而其成功一也如君者非藥之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者歟宜臺諫而外補焉非以上品而從佐使之例者歟若補氣豊血期益於生人而無所擇則固君之心也俟時致用而品之上者終反其初則固予之望也然則又何咎夫用人者違君之才而疑君有輕重勞逸之嫌耶君與予交素莫逆及聞是大喜曰予之見固不與庸人俗子類矣其以是贈吾行可乎會同郡大夫士亦將有以贈君遂强予書以為序

送平涼太守安君行之序

人之才用事乃見故用人者必試之以事而後可知

其才也蓋世有良劒直剪金者其鋒其鍔其脊其鐔其鋏無一不中於度視切玉也如切泥然至於劃盤盂刎馬牛在所不論然使匣而藏之不試於用則土蝕其臘而塵棲其莖將鄭刀魯削之弗如亦孰知其爲良也哉有好劒者求而得之淬之以清泉礪之以越砥瑩之以鸊膏則其錬鋼赤刃爛然型範之初剖於是直之槩之拔之運之惟其所用無往而不宜矣于以是知用人者苟不試之以事未有能盡其才者也臨汾安君行之以明經登甲辰進士第其貌不踰中人而其沉毅足以立事功其廉靜足以勵薄俗非

[illegible]者耶君初為行人無政務可以自見而世類
[illegible]觀定人而又未必能知君其不遷者久之亦勢
然也及移淵遷營繕員外郎以其久鬱者施之於政
分所區處犁然當乎人心而簿書條貫若素習焉於
是才君者多矣故未幾遂遷郎署之長于茲僅三載
又用薦擢守平涼譬之於劒為行人則在匣之時也
為郎署則出而用之矣茲其為郡守則所用愈大而
其才有不大著者乎噫乎天下未嘗無才也惟其淪
於卑冗則雖有超出之才亦無因而見而況論才之
優劣者往往以容貌祿位定之此才之所以見遺而

事之所以多廢也如君之才而得盡其用則凡有用世之志者其孰不為之喜歎與之同鄉邦者又孰不為之喜歎故予因武庫刑君時望之請而以是贈君之行

送德安通守方君遜夫序

後方君遜夫領薦之三年為成化癸卯予亦偕計來京師于時始識君於韶守蔣公之門公門人甚衆而君獨翹然於其間淵源之學彪炳之文皆予所深畏者意君進與天下士角其所能必一皷得儁無難矣然君自是累進累詘若予之空踈乃幸而奏功焉君

弟靜夫去年春亦先君登甲科矣而實君誄祝而成
者也豈非命有利不利哉然人之待君不以是為輕
重鄉君之自待也亦然蓋君春秋鼎盛所學益進在
他人且將収合餘燼背城借一而君乃毅然就選為
郡佐以去君於是乎賢遠於人其佐德安為良吏也
無疑矣予嘗怪今世之士自待甚薄謂進必由甲科
乃可以為名人仕必登臺省乃可以為名官一不得
志於有司則鬱鬱嗟怨如窮人無所歸及出補州縣
為人之長亦鮮能勤職勵行以自表見於世嗟乎士
之仕也將施所學以潤澤生民而已崇卑顯晦固繫

乎所遭所遭者一不如志遂併其所學而棄之果足以為士乎豈其中無所見而然耶抑牽於流俗而不能返耶從而詰之則曰吾將為川惡為澤澤皆卑川者高高者流而施之易卑者止而施之難吾為是鬱鬱耳是有不然者夫川澤之施恆隨其力之所及而其高卑之勢因地而易之亦繫乎所遭也況澤之施者雖未能如川之溥然然而為陂而為渠圃有家其利者又何患其卑哉故上貴能安於所遭安於所遭則不以崇卑顯晦累其心而必能勉職勵行以施其所學久然後有以自得如古名者而後能之[illegible][illegible]

足知其為良吏也君將行來徵予言予激以走為贈君尚造忽之毋使今世之士謂予言為過

送御史劉君文煥出按江北序

御史奉

天子之命出按一方其責甚專惟甚重凡三司郡縣衛所之將吏悉以屬之民所便不便罷行可否必咨而處其有異能儁功非御史劾奏不得詰抵罪者平反末殺惟意所嚮威淵其號諸司賢否以從於

天子陞黜進退惟其言是據不疑故御史始至宣使監司分閫之將相率郊迎唯謹即行臺宣使以下旬

日必再謁謁必守俟候閽者贊呼乃入至庭必趨拜堂御史據横榻北向獨坐坐三司兩序下必有問乃對對必離席磬折問未及禁不敢吐一語其心有所愧負者為禮益恭即材行卓卓亦不敢肆或出行郡縣郡縣吏相率郊迎愈虔望塵跽道左御史坐輿中自若得指揮乃敢與立自承薄以至戎伍之帥不復豪顧盼入據館長吏率皆以職事見有廢弛錯誤輒免冠謝倅以下恒不免箠楚求得脫呵詬辱甚其權之重如此然非苟借之權以快其意也以為權輕則統紀不一則雖賢者無以肅督察之能耳彼徒

修邊幅設城府任喜怒狥愛憎知陜排以為威而不知奉公以憂國是其為人可知矣惟忘私而任法正己以格物疾無禮也知鷹鸇之逐鳥雀尊朝廷也如猛虎之[illegible]之也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illegible]以為才御史而無愧也今之以才稱者不少而[illegible]文煥又其尤者乎君故文獻家大父南雄公用振亦樹名當世蕡翁孔目先生又以文學鳴君於二者實兼而有之由翰林出為御史持臺評侃侃不阿嘗建請考蘇民間百年之困其按雲南也恪守憲度不嚴而肅文武吏上以及蠻

吏之酋長惰者奪貪者儆暴者戢一邊盡治
天子無南顧之憂謂之才御史非耶茲復奉命往按
吳中諸郡賦入當天下五分之一蓋嘗譬之天下猶
富家之世業而此其負郭之腴田也視其受田者之
勤惰而督且教之驅其豺豕鼠雀俾不得蠹耗乎其
間御史與有責焉得才如劉君者而使之
天子復何憂哉君將行同館諸君子各賦詩贈之予
故推其懿以為序

送知永州府王侯天錫序

予頃卜居郎與安福王侯天錫為東西家侯既釋永

州知府予走賀焉而侯之同官於刑部者巳踵接於其門矣最後至者山東司副郎舒君楚瞻主事周君時敏又從之同署予備有嘗好也亦最後出因相與贊侯之賢以為求民賀而二君皆楚產知水之風土謠俗為詳則又嘆曰樂矣哉侯之官茲郡也郡多名山川若梧溪以次山著愚溪以柳子著濂溪以元公著至於今人猶想之不衰以侯之才用之彈丸黑子之地而有餘聽斷之隙即行而謀勝不待遲而已充羨乎几案之下矣見其為樂也不既多乎予曰然然嘗從外史閱方志則區區一丘一壑含永而求亦無

紫府之巽勝之兄誇惟九疑之山有舜之弓劒在是爲天下奇偉瑰奇怪之觀而得侯爲之主侯得爲之上均謂之有遭可賀也夫無爲而治孔子獨舜之歸歌舜之治一有二牧必以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終之意當時諸州所謂侯與伯者必皆循良之吏而無有貪冒殘忍者而于其間然猶時巡所守大明黜陟不以荒遠而不至然令舜至今存視凡牧民者一非其人宜爲之蹙額愁勞也况其神靈所托之地將樵牧是禁與祀是饌而可無賢者主之乎昔之慕重華者尚欲歷沅湘而陳詞　拜命而往實爲封疆之寄有

不肅然致敬穆然興感若予予固謂茲山與侯均有所遺也侯幼嘗讀元公之書志伊尹之志而恥吾君不舜若也及登甲科歷省署又明習乎秩宗之禮士師之刑令也斂厥大惠施之一郡行將受專閫之寵與虞邊侯伯同循良之聲肯出次山下哉茲土之士有能言如柳子者乎則侯於泉居之辭有除殘佑仁之志焉有廢食立廉之志焉當播諸人人而傳於世世茲其尤可賀者而遊觀之樂不足取也二君示陋予言於侯之行合其同官求謁觀書以爲贈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二終